

景翔書簡

在十月份的「中華文藝」中，很巧合地一共有三篇討論國立編譯館編譯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英譯本的文字，更巧的是，三位先生都說是看了我在第二十二期（也就是八個月前的）「書評書目」上寫了一篇介紹，「才『知道』有這麼回事」，「才略有所聞」，或認為那是「最先介紹」的「一文」。使我不禁覺得大感「滿足了虛榮心」起來。其實，早在我那篇介紹文章發表的一年多以前，彭歌先生已在他「三三草」專欄裏談過「這麼回事」了，這在我那篇介紹中的第一段裏便已提及，所以我的介紹文字實在當不得孫京東先生稱之為「最先介紹」的「一文」，這是必須要先說明白的。

另外一件事，是這三位先生批評的要點都在哪些人不該選而被選上了，哪些人該選又沒選的問題上打圈子。不是說人選問題不能批評，但拿着一本英譯文學選集，不談英譯的優劣，而計較人選的問題，難免叫人覺得像一夥人進了粵菜館，却直抱怨沒吃到麻婆豆腐、蒜泥白肉和乾煸四季豆一樣，不敢說這幾位先生不懂得吃，至少是沒走對地方。

事實上，在我個人感覺裏，人選問題真的是沒什麼好爭的事，姑不論還可以如陳燕先生所建議的「繼續編選……第二集的方案」補正闕漏，就可以將問題解決；更重要的是不入選根本不足以影響一個作家本身的成就。可是我們這裏似乎一沾上「選集」就有麻煩。好像「七十年代詩選」，收羅不可謂不齊全，可是負責編輯

的洛夫、張默二兄還是有不少無謂的困擾，「中國文學大系」受到的非難和指責就更多了，就連姜穆先生在黎明文化事業公司設計編印的自選集，雖然一再申明編號與出書順序並無其他任何評定優劣的意思，還不免有些閒言閒語，也許我們這裏一定得做到一網兜收式的編法，弄得「統統有獎」，才能皆大歡喜吧。

當然我在訪問時，也知道一些編選過程中的困難，例如有幾位陳燕和姜穆先生認為該入選的作家，作品已經入選，却因作者不同意編譯館選用而只好抽下等等，但我覺得我不能越俎代庖地為主編單位解釋什麼，只想就孫京東先生和姜穆先生對我那篇介紹文章有意見的地方，略作說明。

孫京東先生的短評字數很少，要談的却很多，可以說很合乎目前什麼都講求「多目標」的原則，以這樣有限的字數是否能不「偏頗潦草」地批評那麼大一部選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他個人是否就能代表「廣大愛書人的雅望」，我也不敢妄置評語，談到我那篇文章時說是「純介紹性」的，倒說得一點也不錯，但認為那是「捧場文字」就和我的原意大相逕庭了。固然見仁見智，各人可以有他的看法，但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想來我最有資格來說它有沒有「捧場」的意思，在這一點上，我只能說孫京東先生是誤會了，而不便再多對孫先生誤用那四個字作任何評論，否則我很多真心話，恐怕會被孫先生誤會為人身攻擊，那就失去我寫這封書簡的原意了。

姜穆先生那篇「商榷」的文字中，也對我的介紹有些值得「商榷」的曲解和誤會。比方說，姜穆先生說：「倘若景翔先生是經過訪問……」這話我相信是姜先生在開我玩笑，因為我還真不知道一篇介紹或專訪是不是能坐在家裏憑想像寫成的。因為沒有這種經驗，也很難想像到這種事，所以更不用說可能懷疑別人那樣做了。

至於姜穆先生說我「強調」五位負責編選的先生都曾教過文學史，因此姜先生便推出「好像教過文學史在擔任這個工作中就定然不偏不倚，足可為社會信賴」的結論來，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我所說五位先生都教過文學史，只是陳述一件事實而已，正如我看了姜穆先生說了一個「大意如此」的「故事」，什麼「天下文章安徽好，安徽文章出桐城，桐城的文章數我家表弟，而我家表弟的文章是我斧正的」之後，說姜穆先生沒讀過，或

忘記了那原是一首合轍押韻，很好記的打油詩（「天下文章數三湘，三湘文章數吾鄉，吾鄉文章數舍弟，我爲舍弟改文章」）一樣，只是敘述一件事實，也是不能作任何不合邏輯的推論和「多餘的」「診斷」的。

事實上，當初我寫那篇介紹文章，一方面是應「書評書目」之邀，一方面也是覺得中文英譯是一個我們應該注重却一直很少有人去做的工作，現在有英譯文學選集的編印，單就其意義上來說，已經值得推介，更何況在訪問過程中，我還實際看到了他們幾乎每篇譯文都經過上十次的覆核修改，無數譯好又因種種原因而抽出的稿子，詳細的注釋，衆多的審稿意見，以及聽到看到他們在遭到的很多節外生枝的非難和挫折，很多不必要的煩惱和困擾後，仍能在有限的經費下，只憑一股熱心，一份興趣和使命感去完成工作的態度，如果還以「草率」評之，這個評語也就下得太「草率」了。

我常覺得我們的批評多屬於責難性，而少建設性，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般批評的人太忽略了一件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意義，而只從浮面上去指責，其結果只能更加深「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錯誤觀念。我個人並不贊成有人被批評就說「那你來做做看」的氣話，俗語說得好，「會聽戲的不一定是會唱戲的」，但要點在聽戲的雖不一定會唱，却一定要「會」聽，如果只是站在一邊說說風涼話的，那就真該讓他體驗一下另一句俗話說「事非經做不知難」的意思。所謂有批評，才有改進，指的應該是建設性的批評，也唯有這樣，才能達到經由批評而得改進的目的。